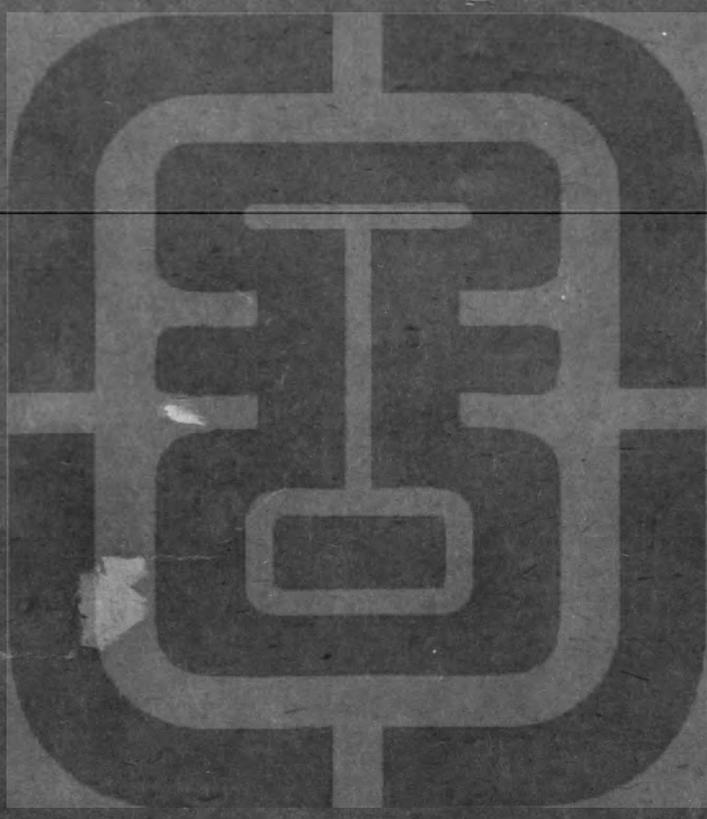


列傳 義士 高士 死國

續後漢書

卷六八之七十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八

列傳第六十五

元 郝 經 撰



不器命臧洪 陳容 田疇

長前宗謹案臧洪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壯哉洪之志烈也以崎嶇孤纍不忘君主志存王室
譽譽諤諤繼之以死其捧盤誓眾氣凌毛遂徒跣求救志
同申胥凜凜烈日秋霜無以尚已今千有餘年猶想見怒
卓責操而誚紹也且夫救超之志所以為漢非私所事也
伐操之謀所以為紹非為己也王臣並沒則社稷孤操寢

得志豈袁氏之利乎紹乃一日殺二烈士已自敗矣不待官渡之戰然後判袁曹之勝負也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擊劍謹案今志作善擊劍宋本

無善字與此合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

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囂然謹案今陳志作俄然莫有固志

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于眾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

不辱命之士乎眾議咸曰田疇年二十二雖少有奇才可

使也虞乃備禮請疇與語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車騎將

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眾所指願以

私行期于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

之勇壯募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疇引虞道

左密謂虞曰今帝主幼弱姦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幾

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為後患虞默然既取道疇

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

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

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竝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

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

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

章報于我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

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將軍方舉

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

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爾豈有從將軍者乎瓚壯

其對釋不誅。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謂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眾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溪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求，眾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共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

爲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眾，眾皆便之。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之，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受。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桓，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欲討之，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曹操伐烏桓，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豫喻旨，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才，拜爲脩。原注他苗反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

洿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
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
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
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眾將以大
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默回軍從盧龍口
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
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
傍曰方今暑雨謹案陳志作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
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眾為鄉導上
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
驚覺單于身自臨陳操與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

軍還入塞論功行賞封疇亭侯邑五百戶

原注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

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于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于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與化為首尾前後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于朔野遠結烏桓與為首尾前後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于朔野遠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眾漢民或因來烏桓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山山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啟導山谷遂滅烏桓蕩平塞表疇文武疇曰始為劉公報仇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其美

其至心許而不奪令曰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
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于一世也其聽疇所執遼東斬送

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弔

祭操亦不問

原注裴松之曰田疇不應袁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盡規魏祖建盧龍之策致使袁

尚奔逃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以明其為賊胡為復弔祭其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為人設謀使其至於此也疇此舉止進退無當與王修哭袁譚貌同而心異也謹案疇之導操擊烏桓特為鄉里父老報仇除狄難爾顧豈計尚之所在哉其往弔祭不疇盡將家屬及宗忘所辟禮也世期曲為文致則過矣

人三百餘家居鄴操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伐荆州還操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

原注先賢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徵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特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合虜不意斬蹋頓于白狼遂長驅于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過吾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

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重

其事乃下世子丕及大臣博議不以為子文辭祿申胥逃

賞原注國語昔楚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

而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鹿人也人多曠者我逃死非逃富也申胥事見曹操傳傳載其美所以

激濁勵貪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至於田疇斯近之矣免

官加刑於法為重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苟彘司隸校

尉鍾繇亦以為可聽原注魏畧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暗孔子猶以為求仁得

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爾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

為復使令司隸決之魏書載荀彘議以為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

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

世子議裴松之曰案呂氏春秋子路拯溺人拜以牛受之
繇所引者與此不同爲繇之事誤邪而事將別有所出
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
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指
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
乎疇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爾蒙恩全活爲
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獨不愧
于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
刎首于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
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一子早卒曹丕篡代高疇德義
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議曰傳稱燕趙多奇士當漢之季姦臣倚疊莫不姦回僭
竊撐裂鼎命汚利疚義狡狡自喜惟劉虞以幽州死漢昭
烈與關侯張飛倡義涿郡以復漢管寧隱遼海田疇邑無
終終身不仕以存漢志節高天下忠義動千古惟茲六子
皆在夫燕趙豈其土風豪勁質直尙義而然哉惟疇不幸
而陷于操拒其封爵終不臣事操雖險狠不敢睚眦加害
而優禮之義烈良有以厭之也

贊曰忠肝烈志屹不可奪軼世勿顧全節自樂俠則傷勇
忿則道薄唯正爲義死生可託

志願高潔五欲難成坐可持

賢曰忠非然志並不同蓬海世於應全節自樂於淵淵

而後動之難隱身有以輝之也

而即于樂其性得終不曰專樂雖劍楚不煩期期以

吾古夫無德道其士人其德實直尚美而然若對謝不

為之世以人以其為志相高天下忠義通千古謝然六

原與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八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上

元 郝 經 譔

列傳第六十六上

高士

漢

郭泰

左原 史叔賓

茅容 孟敏

庾乘

賈淑

符融

仇覽

陳寔

子紀 鍾皓

謝甄

黃憲

徐穉

姜肱

申屠蟠

張元

兄陵

袁閔

屈伸隱顯天之道也惟其時而已矣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進退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又曰遯而亨

也與時行也遯之時義大矣哉好遯君子吉嘉遯貞吉肥
 遯無不利聖人作易於進退隱顯之時諄諄諦切如此欲
 人之審之而不違也蓋世治而君子道長宜信而顯進之
 時也世亂而小人道長宜屈而隱退之時也時之進也道
 行而得其泰時之退也道全而得其高故立朝則為賢臣
 在野則為高士其道一也殷周之衰隱者眾矣稱於仲尼
 之門者曰箕子泰伯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連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秦漢而下
 見諸載籍者則夏黃公東園公綺里季角里先生邵平魯
 兩生鄭子真原注漢書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
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叔
 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共起朝儀魯兩生不可行曰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

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
 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勿汙我
 時谷口鄭子真脩身自保非其服不服非其食不食成帝
 決錄子真名新莽之世著稱者則梅福兩龔郭欽蔣詡逢
 朴子真其字原注漢書梅福為南昌尉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元
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
 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郭欽
哀帝時為丞相司直蔣詡為兖州刺史王莽居攝欽詡皆
以病免歸鄉里臥不出戶卒于家後漢書王莽殺其子
宇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
掛東都城門歸將家皆遭逢衰亂避世長往稱為逸民或
 屬浮海客于遼東
 推國而去或不食而死或佯狂以免或閉關而遁或蒙垢
 以自愚或潔己以全操逃山林放滄海被髮煙霞之表浪
 跡江湖之上超然以求其志不息其明不失其真不違其
 時遂為一世高人視患失之徒奔走於形勢之間者若糞

壤然建武初嚴光周黨原注後漢書嚴光少有高名與光
 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一
 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
 三反而後至舍于北軍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因共
 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
 山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周黨飭身修志州里稱其
 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建武中徵為議郎遂將妻子居
 黿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
 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詔曰伯夷
 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以孔光張禹之
 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而終

徒依違無恥揚雄劉歆脂腴祿仕原注漢書孔光哀帝時
 立太后委政于王莽以光舊相名儒備禮事光所欲搏擊
 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莽權日盛光為御史大夫
 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
 十七年張禹授太子論語成帝即位以師賜爵關內侯
 拜光祿大夫帝舅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禹與鳳竝
 領尚書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永始元年之間日蝕地
 震上書者皆譏切王氏車駕至禹第問禹以天變因以吏
 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所怨乃謂

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何況
 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
 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揚雄成哀間與莽
 賢同官莽賢為三公而雄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載而
 大夫莽篡位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載而
 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載而
 中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客之與
 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後唐矣夫及莽誅甄豐父子投
 劉棻四裔連及雄時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
 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問其故乃劉棻
 嘗從雄學作奇字有詔勿問然京師為大夫語曰惟寂寞自
 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語曰惟寂寞自
 王莽俱為黃門郎及莽持政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使治
 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
 為國師嘉新公宗室列侯公卿將軍二千石守關而獻符
 命者動以萬數使莽坐移神器莫有誰何風節不立故也
 方世祖中興偃然不屈輕萬乘茂富貴引而自高激成東
 漢風節以維體統為天下大閑則又異乎曩時逸民伯夷

不獨爲聖人之清而師百世矣厥後帝德下衰邪孽專政
公卿大臣爭大義於上處士抗憤持清議於下犯難而行
不以爲悔郭泰諸賢隱然其間不受爵祿不爲激絕潔已
懷道凜凜高氣倚薄天日小人亦知敬仰而不敢加害社
稷增重者猶六七十年曹丕已篡而管寧濯足遼海卻三
公而弗顧獨爲漢室遺老嚴光之力也故范氏作東漢書
特爲逸民篇以著光之事今繼范史斷自郭泰而下復爲
高士篇以明時止光明之道云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
縣廷泰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
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雒陽始

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
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泰惟與李膺同舟而
濟眾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
或勸泰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
可支也遂竝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
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兩巾一角塾
原注丁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與
念反

陳畱夏馥河南尹勳泰山羊陟東郡劉儒

謹案後漢書八
顧有范滂而無

劉儒劉儒
在八廚中
陳國蔡衍渤海巴肅南陽宗慈天下號爲八顧
原注後漢書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三君八俊錄夏
馥字子治陳畱圍人官至太常天下慕侍夏子治尹勳字
伯元河南鞏人官至尚書令天下英藩尹伯元羊陟字嗣
祖泰山梁父平陽人官至河南尹天下清苦羊嗣祖劉儒

字叔林東郡發干人徵為議郎天下瑤金劉叔林蔡衍字孟喜陳國項人官至冀州刺史天下雅志蔡孟喜巴肅字恭祖渤海高城人官至潁川太守天下臥虎巴恭祖宗慈字孝初南陽安眾人徵為議郎天下通儒宗孝初其稱林宗天下和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

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後遭母憂有至孝稱原注謝承漢書遭母憂嘔血發病歷年乃瘳泰雖善人倫而不

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泰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

謹案後漢書作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閣

人所害泰哭之慟既而歎曰人之云叀邦國殄瘁瞻烏爰

止不知于誰之屋爾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來

會葬者千餘人原注謝承漢書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

匿農函谷關以西河內蕩陰以北二千里

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同志者乃其刻石立碑蔡邕為其

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

道無愧色爾原注蔡邕郭有道碑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

介休人也其先出自周王季之穆有號叔

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

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

淡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

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舉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

揆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

未絕於時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行表而影附聆嘉聲而

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

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

鴻涯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

時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

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

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

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于是樹碑表墓昭銘景

行俾芳烈奮於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於休先生明

德通元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

賣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宜稼堂叢書

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切允得其門懿
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播紳言觀其高棲遲泌已善誘能
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其
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摘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原注謝承漢書泰之所名人品乃定
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
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後之好事或附益增
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
著之篇末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
嘗遇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
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原注呂氏
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於黎丘齊
師敗績親禽顏庚杜預注曰黎丘隰也顏庚齊大夫顏涿
聚也又曰晉荀瑶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
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
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以是邑
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

說文曰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
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
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
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况
兵乎秦君以為然駟音子朗反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况
其餘乎原注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何
不貳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
過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注論語孔子
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
疾之已甚是益使為亂也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眾人咸
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
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原注夷平也說容獨危坐愈
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其言因請寓宿旦日容

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

同飯原注草麤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

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原注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今魏郡北地客居

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

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

公俱辟竝不屈云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

廷爲門士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備後能

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

以下坐爲貴後徵辟竝不起號曰徵君謹案目錄此下有賈叔傳今闕史

叔賓者陳畱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

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黃允字子艾濟陰人

也以雋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

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

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

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

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

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謹案目錄此下有謝甄傳今闕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郭泰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

角共候泰以訪才行所宜泰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

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

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謹案後漢書郭泰傳此下有又識張孝仲于芻牧之中云

云七十餘字又此書郭泰傳目錄所附諸人次第與後漢書同惟庾乘下缺朱果疑目錄有脫也今仍之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袂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泰始入

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原注

謝承漢書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于膺以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凰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名振天下融之致也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竝恃其才智

炫耀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雜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

聲名坐門問病猶不得見原注謝承漢書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

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三公所辟召

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

學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

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

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歎逃去後果

為輕薄子竝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

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

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佃等三人原注謝承漢書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

才既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為功曹韓卓為主簿孔佃為上計吏袁山松書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

心即日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亾貧無殯殮

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受曰古之亾者棄之中野惟妻子

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原注謝承漢書頰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亾

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贏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

而不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泰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

仕竝以壽終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畱考城人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

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

原注謝承漢書覽勸爲縣陽遂亭長

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旣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遊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違養道忤母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因貽孝經一卷使誦讀之元淡自悔責拜母牀下

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自今改母子更相向泣元遂修孝道卒成佳士鄉邑爲之語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鳩臬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尙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爾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竒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

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泰因與融齋
 刺就房謁之遂請畱宿泰嗟歎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
 州郡竝請皆以疾辭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
 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
 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元最

知名

謹案大典續後漢書符融傳後有仇覽傳其文與後漢書循吏傳所載略有增改而目錄脫漏今仍列于

符融傳後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在戲弄
 為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為都亭刺佐而有
 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
 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

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
 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
 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
 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
 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
 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
 輪氏傳舍倫謂眾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
 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
 疆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
 者方歎異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
 長旬月以期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

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縣司
官行部吏慮有訟者曰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
何伸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
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
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
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
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
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
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有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
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
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

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
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
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
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溪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
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
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
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
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
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
年年八十四卒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
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

原注先賢
行狀大將

軍何進遺官六子紀諶最賢原注蔡邕陳太丘碑先生諱
 屬弔祠為諡六子紀諶最賢寔字仲弓穎川許人也含元
 精之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
 焉也彬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傲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
 道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
 四太丘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
 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
 瀆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徒袁
 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
 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動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
 皆遂不至宏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羣僚賀之皆舉
 手曰穎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漸于職文竊位之皆
 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四中平三年
 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雷葬所卒時服素棺擗財
 周櫬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巖藪知名
 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諡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
 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
 憲指紳儒林論德謀跡諡曰文範先生傳曰郁乎文哉
 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
 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

府君命官作諱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為士作
 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遺官屬掾吏
 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
 五百餘人總服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
 尹種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
 重部大掾一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
 作銘曰峩峩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
 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黃鳥爰集于棘命
 不可贖哀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和後
 何有極

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

子黨禁解四府竝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嘔血絕

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

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雒陽乃使就家

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

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

美號爲陸海今關東兵起恐雒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
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
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爲公宜事委公卿專
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
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徒萬乘
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
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
卽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尙書令建安初袁紹爲
大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爲
魏司空原注魏志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羣紀之間先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天下以爲
公慚卿卿慚長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父子竝著高名時

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榮之諶

早終

原注范氏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闔豎擅恣故俗遂以

通身矯潔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
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昏而其風愈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
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
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鍾皓字季明

穎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
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
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
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
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
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
就時皓及荀淑竝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

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
 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嘗言瑾似
 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
 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第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
 武子好招原注音搖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
 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
 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
 逡巡王命卒歲容與謹案後漢書此下有皓孫繇建安中
 為司隸校尉十一字此書繇自有傳
 故從刪節
 議曰嘗讀蔡邕所作郭有道陳太丘二碑高風絕跡邈不

可及有伯夷之清而不隘有柳下惠之和而不流鸞鳳翔
 翥而不忤於梟虺蘭桂芬烈而不蔽於楫棘國無道至死
 不變怡然而不戚戚焉天下莫不高之則顏氏之徒也范
 滂謂泰隱不離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范
 氏謂寔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
 道訓乎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可謂
 知二子矣嗚呼方帝棟弗隆戚宦構難亟去疾走猶懼厭
 焉憤然矯激與之角死黨人之所以及也其視二子遠矣
 哉張讓之弔或以病寔夫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則亂孔子
 之所以見南子及陽虎也喪紀不廢不惡而嚴夫何病哉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

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所原注閔

非也案閔字奉高閔字夏甫下言奉高則閔也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

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

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

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

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

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

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

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泰少遊汝南先過

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原注郭泰別傳時林

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袁奉高泰曰奉高之器

車不停軌鑿不輟輒從叔度乃彌信宿也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陂澄之不清滄

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原注杜預女戒憲與同郡

武興盛孔叔號汝南六孝廉太守張偃選此六人以應歲

舉受版未行偃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偃妻于柩側下帷見

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又辟

莫卹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封黃四人畱隨柩車又辟

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

年四十八而終天下號曰徵君謹案通鑑綱目漢安帝延

史家限斷論不當入三國此特因郭泰等牽連入之耳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

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河圖七緯推步變易恭儉義讓閭里服其德化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四察孝廉五辟

公府三舉茂才皆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見之謹案後漢書不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

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

悅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上疏薦穉等曰臣

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

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原注謝承漢書著為三輔

冠族少修節操治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

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

以安車元纁備禮徵之竝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閔韋

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閔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

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

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

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豫炙一雞以綿絮

一兩漬酒以裹雞至冢外以水漬縣使有酒氣白茅藉飯

置雞而酌哭畢即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泰等

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

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

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泰有母

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泰

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

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年七十二子

允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允禮行轉相約救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與徐孺子等海內稱為五處士焉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原注謝承漢書祖父豫章太守父任

相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

被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遞

往就室原注謝承漢書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

以慰母心也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

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肱

嘗與季江謁郡夜于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盜

遂兩釋之原注謝承漢書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過野廬為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弟兄肱謂盜曰弟年

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

二君所為賢人吾等不長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不復受肱以物

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

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

廬求見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

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

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

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政新誅太傅陳蕃大

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眾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

詔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
本志況今政在闡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遁命遠浮海濱再

以元纁聘不就即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

原注謝承漢書靈帝手筆下詔

曰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德薄未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為化夷齊不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伏青州界

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
七熹平二年終於家弟子陳畱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
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畱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
不進酒肉十餘年廬於墓側致甘露白雉每忌日輒三日
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仇殺夫之從母兄季士吏執

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
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

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
得減死論家貧傭為漆工郭泰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淡重

蟠及被州辟乃辭讓曰申屠蟠稟氣元妙性敏心通喪親
盡禮幾于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

不為燥溼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
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前後徵辟文書悉掛於樹初不

顧盼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
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
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

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惟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原注謝承漢書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

免於議論後蟠友人陳羣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剡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向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于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遊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跡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

爽元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竝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眾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惟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四十七終於家

議曰林宗仲弓高標跨世表表焉而終莫不則焉叔度孺子淵懿宏遠林宗尤所敬而盛爲稱道且自愧焉則又高矣伯淮子龍見幾而作雖近乎閉關絕世其不滓世汚又其次也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易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諸子有焉議者往往以叔度爲顏子夫顏子具聖人之體發仲尼之蘊仁爲德之全仲尼與其不違復爲易之

幾仲尼與其不遠是以道冠七十子而獨稱入室言其出處則孟子以爲與禹稷易地孔孟而下數千年孰與斯人也叔度資質雖美使問學聖門庶幾廁游夏之列一間地位位恐未易至也

張元字處虛蜀郡成都人也祖霸治嚴氏公羊春秋博覽五經永元中爲會稽太守刪嚴氏春秋名張氏學父楷傳霸學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兄陵官至尙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年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

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
色元沈淡有才學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
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元
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賊寇雲起豈不以黃門
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
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
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
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
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
謂元曰處處非不說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元乃歎曰
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卽欲仰藥溫前

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然且出
口入耳之言誰令知之元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
政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強起至
輪氏道病終

議曰孟子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夫義之所在氣之所充也靡不
勝之而天下莫彊焉觀陵之叱冀至冀跪謝而不貸卒劾
致廷尉方逆戚強橫視天子蔑如而陵執之如狐兔元勸
溫誅鋤閹穢以正朝廷溫震懼卻走而不敢聞方宦豎專
朝回天倒海錮戮一世而元視爲几上肉義之所激強有
力者不與如此故苟能集義以生氣擴而充之則大守而

用之則剛存而養之則直引而去之則邈乎其高也元卒
隱而不就卓命前日之剛乃今日之高也與

袁閔字夏甫司徒安之元孫也少勵操行父賀爲彭城相
閔往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旣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
母出見閔入白夫人乃密呼見之旣而辭去賀遣車送之
閔稱眩疾不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閔兄弟迎喪不
受賻賵縗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
不傷之服闋累徵舉皆不應居處側陋耕學爲業從父隗
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富盛常對兄弟
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
世爭權此卽晉之三卻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

世投迹淡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
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
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沒不爲制服
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
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
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臨終敕其子曰勿
設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版牀之上以五
百鑿爲藏二弟忠宏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范
滂爲友俱證黨事得釋初平中爲沛相乘輦車到官以清
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一日見太守王朗
徒從整飭心嫌之遂稱病自絕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

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到卒宏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于家忠子祕爲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

議曰族大而侈單斃于亂尙矣故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是以越椒競于楚而滅伯有汰于鄭而亾袁氏四世五公驕奢而與亂世爭權卒之尺口盡赤于西京而術紹強僭爲世大戮遂祝袁宗閔獨閉門自絕夏甫有焉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上

祝字未詳疑誤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中

列傳第六十六中

高士

元 郝 經 譔

龐公者名德公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王烈 胡昭

張璠

李密

子賜 興

夫妻相敬如賓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
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逕入
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
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

就不知何者為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稱為龐公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子山民

謹案

後書注作子字山人有令名娶諸葛亮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

渙晉太康中為泮河太守

議曰孔明見公輒拜公不為之止非厭德之深能若是乎伏龍鳳雛皆出其門卒撥亂世反之正以存漢公之為人可知已昭烈三顧孔明始得一見表乃亟欲屈公而且讓之宜乎見諄攜妻子而去也公往鹿門孔明起隆中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公雖隱而跡益彰矣

人見野山而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也聰識洽聞操翰成章篤行體道委謝榮寵曹操特加旌命辟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轉五官將丕文學輒告休假除上艾長復稱疾不行以著述自娛著法象論曰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

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焉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

不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

之難原注尚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

類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爽左氏傳太子追孔悝于廁遂劫以登臺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而死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猶不忌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澌矣泳之游之言必

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

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

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化

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

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
 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
 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容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
 由也則有媒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於碁局陳
 靈被矢於戲言原注公羊傳宋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
 為大夫于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
 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
 人如其言願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
 博閔公絕其脰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
 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閔造逆於相
 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殺之二子奔楚閔造逆於相
 詬子公生殺於嘗龜原注左氏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
 則之而使歐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
 申池二人浴于池歐以朴扶職怒歐曰人奪女妻而不
 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
 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楚人獻龜于鄭靈公公

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
 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
 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
 而出公怒欲殺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
 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
 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
 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
 勸而不媠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
 媚多恕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
 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離忌也
 須臾離則悻慢之行臻焉須臾忌則悻慢之心生焉況無
 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
 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

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典國原注左氏傳天王使召

受王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情于受瑞

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

糾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

之不出顯休命受策郤犇以傲享徵亾冀缺以敬妻受服原注

左氏傳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

家其亾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兇

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

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子圍以大明招

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遂命缺為卿

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賁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

原注左氏傳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謂叔向曰

令尹自以為王矣楚遠罷如晉蒞盟晉侯享之將出賦

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忌敏

續後漢書卷之六

五

宜稼堂叢書

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亾子展其後亾者也在上不忌降君子感凶

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于禮結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

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又著書二十餘篇曰中論

文多不能具載其治學篇曰民之初載其蒙未祛譬如宵在元室所求不獲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學者之心白日

也又曰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如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亶亶沒而後已又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

己心羣言一乎己口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又

曰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困焉
必有寤焉如火得風而炎熾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
地而畫卦燧人察辰心而鑽火帝軒聆鳳鳴而調律蒼頡
視鳥跡而作書則大聖之學矣賢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
故聖人爲師脩本篇曰君子之嚮道也止則隅坐行則驟
乘上懸乎冠綏下繫乎帶佩晝與之游夜與之休此之謂
日新又曰故君子脩德始乎羈紲終乎駘背創乎夷原成
乎喬岳易曰升元亨積小致大之謂曰小人朝爲夕而求
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
至則曰善無益虛道篇曰日也者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
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故物鑒于人

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間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闕
棊之內而聞千里之外貴驗篇曰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
石之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
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又曰伊尹

放太甲展季復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

原注韓詩外傳曰魯有男

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曰我將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學

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之不如舜禹是皆治心養性脩身之
要言也曹丕著論稱之曰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
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成一家言辭義典
雅足傳于後此之爲不朽矣建安二十二年卒於家世咸

宗其道德云

議曰堯舜始言中以爲傳心之典列聖授受統理根極至子思子著中庸而其義備矣。歷秦漢五百有餘歲諸儒馳說偏倚駁雜不復及是。幹乃傑然著論推本堯舜之初非有所得能若是乎。觀其切於畏敬篤於力行其辭緩其旨遠無非誠信爲己之學進德修業之方。則真知夫中者也。不事操丕父子不食篡朝之祿而與幼安比高而儒雅過之。傳曰國無道至死不變彊哉矯偉長有焉。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大夫管仲之後也田氏有齊而管氏分處他國漢初管少卿者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德九世而生寧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賻

賻悉辭不受寧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異國竝敬善陳仲弓嘗與歆共鉏菜見地有金寧揮鉏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後與歆同席讀書有乘軒過門者歆推書出觀寧曰大丈夫富貴當自致而窺他人乎遂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乃營居山谷間因山爲廬鑿坯爲室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義非學者弗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寧所居井汲者或爭井鬪鬪寧多買汲器分

置井傍汲以待之爭汲者知寧所爲各相誚責不復鬪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繫牛茂陰自爲飲飯牛主至大慚若犯嚴刑寧躬行內恕禮讓興於遼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令西還度父子代居海外謹案陳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欲自王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曹操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中國少安客人皆還惟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丕下詔徵寧時康死舍嫡子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將作矣乃卽受徵恭送之南郊

加贈服物自寧之東度恭康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已

西渡謹案今志作既已西渡宋本無既字與此合盡封還之將家屬浮海還郡

海中遇暴風船幾沒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莫知所泊

忽見火光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人咸異之寧在遼

東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奪恭位叛魏連吳僭號稱王

曹叡使司馬懿討平之死者以萬數皆如寧言詔以寧爲

太中大夫固辭不受上書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

尙啟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于聖主用能匡佐帝業

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

頑病日薄西山惟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

微命從之曹叡立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司空陳羣又薦寧

日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
 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
 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大夫
 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遂下詔曰大
 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
 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
 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
 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
 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考德不降則鳴鳥弗
 聞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

謹案陳志無
大夫二字

先儒鄭元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

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
 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
 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
 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
 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
 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何爲仲
 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
 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
 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
 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
 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荅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疴寢疾

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竝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為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桑椹駑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

原注漢書御史大夫朱博為丞

相少府趙元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陞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其後博元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坐為姦謀博自殺元減死論

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于衢路自黃初至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節高乎審老疾疴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為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阜紗帽謹案陳志作著阜帽無紗字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

中澡洒手足闕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
 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
 全不為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
 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
 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鷲鳴岐周道隆興原注國語周文王時鸞鷲
鳴于岐說文曰鸞鷲鳳屬神鳥也四皓為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
 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元
 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闡
 奧韜古今于胷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
 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
 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遯養浩韜韞儒墨潛化芴流暢

于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咨羣公思求雋乂故司
 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
 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為
 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
 無衰倦環堵華門偃息窮巷飯鬻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
 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
 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
 熙袞職有關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啟龜
 以下良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致
 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
 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古典

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于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

乘周黨樊英之儔原注漢書武帝自為太子間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後漢書樊英隱于壺陽之山安帝徵為博士不至順帝策書備禮元纁徵之英不得已到京師天子為英設壇令公

車令道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測其無奇謀淡策談者以為失望周黨申公見前注

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

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西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上正

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

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跡洪崖原注神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

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洪崖先生也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

歷垂聲千載原注裴松之曰今文尚書優賢揚歷謂揚雖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優賢著于揚歷

出處殊途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

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

中後為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

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原注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

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漢書王駿妻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寧

自越海及還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榻上當

膝處皆穿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違聖人之制非禮

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所居姻親知舊鄰里

有困乏者家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

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恭言遜其行邈

然若不可及即之則熙然而溫因事導人于善故見之者

無不化處險譎之世而獨不污偽命天下莫不高之王烈
字彥方謹案後漢書本傳注云魏志烈字彥考通識達道秉義不回師事

川陳仲弓與其二子紀諶為友時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
韓元長皆就仲弓學咸稱烈器業由是知名海內聲聞在
邴原管寧之右行成德立還歸舊廬遭父喪泣血三年歲
大饑分釜庾以救邑里途有餓殍輟食以活之以典籍自
娛從之學者甚眾善誘能教化行州閭里中有盜牛者主
得之盜謝罪曰邂逅迷惑罪戮是甘幸蒙赦宥請自今改
過乞不使王彥方知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此
人為盜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
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能悔其

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之
為善也歲終行路老父擔重人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
置而去問姓名不告頃之老父復行遺劍于路一人守之
至暮老父還尋付之乃前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
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
仁不可使子之名沒而不聞竟不言去而老父以告烈烈
推問之乃昔盜牛人也烈歎曰能改過者君子也親詣其
門表其閭巷卒為善士時有爭訟曲直將質于烈或至塗
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郡舉孝廉
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與邴原管寧避地遼東躬
耕隴畝匿名編戶公孫度知之命為長史固辭不應遂為

商賈以自穢乃免曹操累徵辟遼東爲解而不遣建安二十三年卒年七十八時鉅鹿張琚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張琚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數百人遷居任縣曹操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琚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琚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元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於川西嶷然盤峙蒼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

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頒天下任令于緯連齋以問琚琚密謂緯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亾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鴛原注如林反之鳥巢瑋門

陰瑋告門人曰夫戴鴛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亾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

既往以勸將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曹操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操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初司馬懿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懿昭聞而邀之于嶠澠之間以義喻之生乃止因斫棗樹共盟而去竟不以語懿百姓避馬超亂入山者千餘家飢乏相劫畧昭遜辭譬解皆感服改行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給漢中百姓憚遠役竝懷擾亂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

民安復社稷狼等南附關侯侯授印綬給兵還爲寇賊至

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不得犯其部

落居民賴昭無虞後徙居宜陽原注高士傳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

言事論理辭義謙敬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

尚書黃休郭彛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原注裴松之曰案庾

氏譜嶷字劭然穎川人子儻字元默晉尚書陽翟子嶷弟遁字德先太中大夫遁元嗣克昌爲世盛門侍中峻河南

尹純皆遁之子豫州牧長史顗遁之孫太尉宏農太守何

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達至今

楨等原注文士傳楨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楨子龕

後將軍勗車騎將軍惲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遞薦

後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充惲之孫也貴達至今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元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厲風俗時方用兵議格不行後顗休復與庾嶷薦昭

有詔訪于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顛等位皆常伯納言疑為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

謹案今志此下有世所高誠宜嘉異乃從誕議嘉平二年

謹案今志作熹平二年熹平漢靈帝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章

誕竝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原注傅子曰胡徵君怡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

議曰邈乎高哉寧之所為乎皜焉霽月光風而不滓焉者也乾之初九潛龍之德寧有之矣雖與之天下弗顧也豈

三公能挽之哉漢季人物昭烈而下祇有諸葛亮及寧二

人方其龍臥不可起等為一世高人亮遇昭烈幡然而改寧蹈海外終身不屈時見則見時潛則潛易地則皆然矣

伯夷避紂太公相武王而誅之道豈異乎哉各得其仁而已爾王烈之獨行張璠胡昭之淵靜皆能全身遠害不汙

于亂亦寧之次也

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一名虔謹案華陽國志作宓

是虔字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某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年數歲養于祖母劉氏原注晉書列傳曰父早亡母何氏改

遂以成疾劉密事祖母以孝聞有疾則涕泣側息日夜不氏躬自撫養解衣帶膳飲湯藥必自嘗原注晉書列傳曰及長師事譙周周門人以方游夏治左氏春秋博綜藝學善屬文州辟

從事爲尙書郎轉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
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遂與羣臣論倫類
之義或謂願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吳主曰何以爲兄密
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漢臣征西將軍
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以祖母年老志在致養不應晉武
帝立太子徵爲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遣於是密上疏曰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
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
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旣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
兒息外無期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瑩瑩子立
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
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
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
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
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如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
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
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匹
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
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
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

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對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土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及祖母卒服終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方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則霸用豎刁則亾安樂公得諸葛亮則存漢任黃皓則喪國其致一也原注晉書列傳曰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衆亂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又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

語故得簡大雅誥

謹案晉書作雅大誥監本作大雅誥與此合

與凡人言宜碎

孔明與言者大抵皆凡人言教是以碎爾華善之以爲尙

書郎未幾出爲溫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必責求

供給民吏患之及密至諸王過縣徵求無藝密箋引高祖

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

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苛未敢聞命自後

諸王過不敢擾煩時郡從事貪冒密惡之嘗與人書言慶

父不死魯難未已意在賈充輩也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

以密節高弗劾也密去官爲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

位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嘗言吾獨立於世顧

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原注姓氏遙華錄曰凡與人交

責善曰吾獨立于世顧影無儔賓僚荀勗等惡之出為漢

中太守原注晉書密有才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

其卒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

武帝忿之都官未幾復免官年六十四卒於家著述理論

十篇安東將軍胡烈與皇甫謐竝善之密二子賜與賜字

宗石少能屬文嘗為元鳥賦見稱于時州辟別駕舉秀才

未行而卒興字儁石亦有文學益州刺史羅尚辟為別駕

尚為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宏求救興因願留為

宏參軍尚白宏宏即奪其手板而遣之興之在宏府宏立

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為其文甚有辭理謹案諸葛亮

注

議曰密純孝也挺特不撓國亾而不苟祿位有漢之遺直

當漢之季孔明出師一表盡天下之忠及漢之亾令伯陳

情一表盡天下之孝四百年仁義公恕猶在茲乎觀其表

辭雖切於養祖母其穢曹馬而自潔之志凜然不可揜亦

管寧田疇之流亞也其視荀賈之叨附逆亂猶糞壤爾謹

李密陳情一表為世所稱道晉書入之孝友傳宜矣此書

以密入高士傳考密服終仕晉非終于隱遜者經乃議其

穢曹馬而自潔之志凜然不可揜

與管寧田疇竝稱未免失實也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中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中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田, 未, 夫, 實, 也, 志, 然, 不, 可, 創, 亦]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下

列傳第六十六下

高士

魏

范粲

子喬

皇甫謐

中王裒

吳

石偉

范平

范粲字承明陳畱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

正博涉強記州府交辟初不就久之乃應命為治中轉別

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為征西司馬歷職皆有聲稱遷武

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明設防備戎夷不犯
西域流通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不爲華侈以母
老輒棄官歸左遷樂涪原注音官令頃之召爲太宰從事中郎
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司馬師廢曹芳於
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師召羣臣會議粲又不到
遂稱疾闔門不出特詔爲侍中持節使雍州粲因陽狂不
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密爲諮請合者
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以此知其旨晉武帝篡代同
郡孫和爲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
可使郡縣輿至京師賜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化乃
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

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年八
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喬字伯孫謹敏夙成
九歲受學言無媒辭及長淹貫經術光祿大夫李銓嘗論
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
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以父粲陽狂不言
乃與二弟竝絕人事侍疾家庭粲沒居喪毀瘠服闋亦不
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抗論于朝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
是爲伯夷叔齊復存于今如其信篤聖主亦宜哀矜其子
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敘用淡爲朝廷惜之元康中詔
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尙書郎王琨薦喬曰喬秉德貞
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淡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

瓢永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
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除安樂令辭
疾不拜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
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如不聞
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歡娛爾又何
歸也外黃令高頽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
孫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
道廢而有仁義信矣

皇甫謐字士安一名靜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徒
居新安年二十六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
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

年踰二十目不知書心不入道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
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邪因對之泣涕謐
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學家貧躬自稼穡帶經而鉏遂博綜
典籍自號元晏先生著禮樂聖真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
釋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
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
然後爲名乎作元守論以荅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
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
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
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
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

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
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
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
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嗜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
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
益也然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
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
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惟無損則至堅矣夫惟無
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
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體之表則我道全矣
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

耗精神者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懸之天乎
叔父有子旣冠謚年四十還歸其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
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
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
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也正始中魏郡召上計掾舉
孝廉景元初相國辟及武帝篡代復徵皆不行宗舊勸令
應命謚爲釋勸論以喻其志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
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
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惟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
兄及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
安寢縱其病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

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
 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
 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
 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
 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
 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為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
 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于出處哉遂究
 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
 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
 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
 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覺于有莘或通夢

以感主或釋釣於涓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
 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

神原注漢書張良嘗問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
 神帽至良所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
 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且
 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以說沛公沛公喜
 常用其策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
 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餘事
 皆見前注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

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
 英茂之材遊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眾妙之門者有年矣
 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遇知己之會
 時清道真可以沖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
 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磴焉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

續後漢書卷之六
五
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
位正五教班敘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
迕主之累下致駭眾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
何必守意方今同命竝臻飢不待滄振藻皇塗咸秩天官
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人
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火西頽
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
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于雲
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閭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
耀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措之政配殷
周之臣銘功景鐘參敘彝倫存則鼎食亾爲貴臣不亦茂

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斑璘辭容服之光粲抱敝
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
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
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元
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芴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
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眾品仰化
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上陵是以寒暑相推四
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
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
誠牽于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
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

別而齊寧

原注戰國策魏公叔痤病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臣有御

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竟王

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

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

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

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史記孫臏

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

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于己疾

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令勿見齊使使者如

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

將田忌善而客待之魏伐趙趙請救于齊齊威王以田忌

為將而以孫子為師疾走大梁魏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

大破梁軍後十五年殺龐涓于馬陵盡破其軍虜魏太子

申以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

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

說原注戰國策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

能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客何

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

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

之駕我後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

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

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乏于是馮諼不復歌

奮拔山之力崩陳鼎足之勢

原注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背漢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

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與楚也方今為

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

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強齊從燕趙出

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嚮為百姓請命天下孰

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淡拱

揖讓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勿取東郭劫

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圖之

宜稼堂叢書

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原注漢書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叔孫通為客初齊王

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溪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知之與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于相國乎通曰諾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淮南子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坯而遁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元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芟芟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

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鄰原注莊子舜讓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吾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史記老子見周之衰遂去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于布衾原注列子孔子遊于泰山見榮期啟行乎邾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為樂曰天地萬物惟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男貴女賤吾得為男二樂也生有不見日月不充禪祿者吾年九十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復何憂乎孔子曰能自寬也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至其閭闔無人至其門無人隱門而入立其堂下有間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尸在牖下枕塹席橐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

曾子曰邪引其被則斂矣妻曰邪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邪之故至于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之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畢哀曰嗟乎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以爲諡其妻曰以康爲諡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于此而諡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受是爲康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爲康不亦宜乎

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于江岑原注列女傳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煩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于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萊乃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

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原注此事皆見前注及本傳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眾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羣賓故能棄外

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淡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眾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眾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原注左氏傳晉胥克有蠱疾

佐下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于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原注史記扁鵲過號號太

子死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天

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復故天

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司馬貞索隱案傳云號是晉

獻公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號則此云號太

子非也然按號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
 呂氏春秋齊閔王病瘠往宋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太子
 曰王疾得怒當愈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
 于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解屢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
 叱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摯太醫和顯術于秦晉倉公發
 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焉
 祕于漢皇原注左氏傳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
 或名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史記太倉公者姓淳于
 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
 陽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子
 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
 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華佗存精于獨識仲景垂妙于
 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
 定方徒恨生不逢平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于天
 籙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
 帝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疋弊迷于
 道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網不閑鳥獸為羣陛下披榛

採蘭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

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原注帝王世紀帝堯之時天下

于康衢辭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藝經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于地遠于三四宜赴京城稱

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腳

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

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苦溫瘧或類傷

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喻父兄見出妻

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

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竝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

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原注郤子事見前注列女傳樊姬者楚莊王之夫

人也王嘗聽朝而罷晏樊姬曰何罷之晏也王曰今日與
 賢者語樊姬曰王之所謂賢者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
 王曰虞丘子也樊姬掩口而笑曰妾幸得充後宮妾所進
 者九人今賢于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今夫虞丘子
 之相楚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其子孫則族昆弟未嘗聞
 其進賢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是不忠也若不知賢是
 無知也豈可謂賢哉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麩古猛糶之彫胡
 庸夫錦衣不稱其服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惟臣疾疢
 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
 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
 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惟陛下留神垂恕更旌
 瓌俊索隱於傅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
 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竝不起自表就帝
 借書帝送書一車謚雖羸疾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

與之忤每委頓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止之濟陰太守蜀
 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為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
 歎曰亾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
 夫束帛粢粢易之明義元纁之贊古之盛典故孔子稱夙
 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而進明
 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于伊尹文王
 之于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而歸惟恐禮之不重豈吝
 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國之失賢于此乎在矣咸
 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道與流俗異
 趣其以謚為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

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
功曹竝不應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謚所著詩賦誄頌論
難甚多又譔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
秋竝行于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名臣

議曰嗚呼人臣而放弑其君三綱絕矣可復立于其朝乎
力能討賊則討之可也不能討賊則去之可也覩然事之
而叨祿弗顧則與聞乎故也自操丕篡代天下大變習以
爲常莫不以漢公卿爲魏佐命及懿師父子蹈履逆規以
爲當然相與叶比轉移鼎命大抵皆賈充之徒也孰以爲
非哉惟粲倡明大義慟哭而去寢魏之車不踐晉地垂四
十年卒于車中至于子喬亦終身不仕雖伯夷之采薇叔

肸之織履無以尙已三代以來所未有也謚之終身不受
辟命不仕篡朝有粲之風概焉其耽玩書籍著述自娛亦

小畜之懿文德也

易小畜象曰風行天上
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王裒字偉元郎中令修之孫也父儀高亮雅直爲安東將
軍司馬司馬昭東關之敗昭問於眾曰今日之事誰任其
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引出斬
之裒少有操尙長八尺四寸儀狀偉異辭氣溫雅博學多
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三
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于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
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撫墓曰裒在此
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

業者爲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欲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哀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履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十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流涕而去令卽放罷一縣以爲恥鄉人管彥少有才學而未知名哀與之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葬于洛陽哀更嫁其女彥弟馥問哀哀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之子葬

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取友之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原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狡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哀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哉洛陽傾覆寇賊蜂起親族悉欲渡江哀戀墳壟不去遂爲賊所害

議曰儀之對昭政如陳泰之請誅賈充有進無退之意也得春秋誅首惡之義矣昭以爲許而殺之甚哉其不仁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可乎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昭以篡弑之賊悖大義而誅儀

哀之義弗共戴天。雖手誅昭可也。願力不能以爲終天之痛。不食其祿。不嚮朝廷而坐。得子道矣。宋司馬光曰。舜誅鯀而禹臣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乎。石偉字公操。南郡人也。少好學。尚節概。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立。特徵偉。累遷光祿勳。及孫皓立。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亡。晉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辟之不從。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

元年卒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索。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孫亮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立。謝病還家。吳亡。晉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諡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奭。咸泉。竝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百餘人。蔚爲辦其衣食。使卒業焉。

議曰。偉平不仕暴朝。終不犯難。非惟明哲保身。至使暴君致敬。就加爵秩。國亡而不苟祿。仕不降其志。不隕其節。有吳高士二人而已。亦漢季幼安承明之流亞。江南吳越之

清風。至今可攀也。彼二陸之貪冒權寵。至于殺身夷宗。視
 偉平能無愧乎。國公而不肯辭。其志不用其節。有
 贊曰。坤翕乾闔。莽無人道。君子好遯。長往高蹈。性全神逸。
 弄月吟風。淡山野人。木石不同。邈矣仲弓。淵乎叔度。鄉鄰
 盡鬪。我方閉戶。幼安矯矯。海外獨步。豈視三公。天下弗顧。
 林宗孺子。既清且哲。祭喬之義。邁世烈烈。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下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上

元 郝 經 撰

列傳第六十七上

死國

漢

孔融

脂習

傅彤

子僉

程畿

北地王 諶

諸

葛瞻

子尚 黃崇

人之所重。莫重于死。死得其所。而與生同。偷生不死。而與
 死同。死非其所。與不死同。故曰見危授命。又曰有殺身以
 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惟知
 權者能盡死之義。故莫重于死。莫難于處死也。孔子謂召

忽死之爲自經管仲不死爲仁若由也不得其死顏淵謂子在回何敢死晏嬰謂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匹則匹之若爲己死而爲己匹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是皆處死之道也故身負大戾分于一死者死其身者也君主在難義當死之死其節者也居官守職死而不渝死其官者也衛君匡國折敗以死死其國者也故楚之滅黃君死社稷則書滅鄭游速滅許許男不死甘爲降虜則書以許男斯歸孔父仇牧閑君死節特書大夫宋司馬握節以死不能其官而特書官孟陽州綽死于私暱原軫憤激自討赴敵則皆不書此聖人大經大法處死之道也魏氏篡漢凡爲臣子者類非全節死國之人惟昭烈君臣信討賊之義不

濟而繼之以死孔融誚責曹操疑然存漢犯難而繼之以死自是寂寥無聞而大義幾乎息矣及司馬懿翦滅曹宗夏侯元李豐許允王經慨然付之一死王凌母丘儉諸葛誕相繼稱兵以討賊爲名志乎衛君匡國不幸顛蹙覆滅亦翟義之流死于其國者也得其死矣其視賈充諸人覩面食息雀鼠區區雖生而豈若死乎或憤激伏劍或談笑就戮或涕泣誓眾或勸其父以義或勉其子以死曹氏忌刻素無恩澤固結人心以君臣大義一定而不敢渝猶言言炳炳之若是使懿師昭炎盤桓睥睨染指垂涎殺放三君厯四世而始篡况道德仁義之固天命者乎其後末帝之匹北地王諶諸葛瞻傅僉父子死于漢孫皓之匹而張

悌孫震沈瑩諸人死于吳故竝著為死國篇表其義概庶
幾篡臣賊子知懼焉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帝

師號褒成君

原注漢書孔霸字次孺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給事中父宙

謹案後漢書作宙

泰山都尉融夙悟有

異才兄弟七人而融居六年四歲與諸兄共食黎融取小

者父問其故融曰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

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勅

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

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

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

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

莫不歎息

原注後漢書李膺字元禮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司隸校尉是時朝廷紀綱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為登龍門融家傳曰

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為太尉與此不同史記孔子與南

宮敬叔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

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

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

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稱其孝好學博涉文辭高壯傑

氣蓋世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詔為刊章下州郡

以名捕儉

原注李賢曰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後漢書作覽為刊章劉放曰案覽何能刊章下州郡蓋

是詔字張儉傳中可見也張儉傳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過絕章表竝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竝素性佞邪為儉所棄竝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于

是刊章討捕 儉與融兄褒有舊 亡抵褒不遇時 融年十六

儉得亡命 儉少之而不告 融見其有窘色 謂曰 兄雖在外 吾獨不能

為君主耶 因留舍之後 事泄 國相以下 密就掩捕 儉得脫

走 遂併收褒 融送獄 二人未知所坐 融曰 保納舍藏者 融

也 當坐之 褒曰 彼來求我 非弟之過 請甘其罪 吏問其母

母曰 家事任長妾 當其辜 一門爭死 郡縣疑不能決 乃上

讞之 原注 讞請也 音宜傑反 詔書竟坐褒焉 融由是顯名 與平原陶

巨洪 陳留邊讓 俱為俊秀 冠蓋融持論 經理不及 讓等而

逸才宏博 過之 州郡禮命 皆不就 辟司徒楊賜府 時隱覈

官僚之貪濁者 將加貶黜 融多舉中官親族 尚書畏迫 內

寵召掾屬 詰責之 融陳對罪惡 言無阿撓 河南尹何進當

遷為大將軍 楊賜遣融奉謁 賀進不時通融 即奪謁還府

投劾而去 河南官屬恥之 私遣劍客 欲追殺融 客有言于

進曰 孔文舉有重名 原注 融家傳曰 客有言于進曰 孔文

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 稷于時英雄特傑 譬諸物類猶眾星

稷天下莫不屬目也 將軍若造怨此人 則四方之士引

領而去矣 不如因而禮之 可以示廣于天下 進然之 既拜

而辟 融舉高第 為侍御史 與中丞趙舍不同 託病歸家 後

辟司空掾 拜北軍中候 在職三日 遷虎賁中郎將 會董卓

廢立 融義形于色 輒有匡正 遂忤卓 轉為議郎 時黃巾寇

數州 而北海最為賊衝 卓乃諷三府舉融 為北海相 融到

郡 收合士民 起兵講武 馳檄飛翰 引謀州郡 賊張饒等羣

輩二十萬眾 從冀州還 融逆擊 為饒所敗 乃收散兵 保朱

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爲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
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元彭璆邴原等郡人
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見之乃命配食縣社
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
死亾者皆爲槨具斂葬焉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
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于昭烈昭
烈卽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
才疎意廣訖無成功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
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疏謹案
志注作自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
奇取異多剽輕小才如王子法劉孔慈等委以腹心至于

尊事名儒鄭元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
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座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
民望不可失也黃巾來寇融戰敗走保都昌時曹袁公孫
首尾相連融兵弱糧寡孤立一隅不與相通左承祖勸融
宜自託強國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
劉義遜棄去在郡六年昭烈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
袁譚所攻自春及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
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妻子爲譚
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
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初太傅馬日磾奉
使山東失節于袁術而死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議以

為大臣失節不宜加禮朝廷從之

謹案後漢書載其議時文此書入馬日磾傳

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以為世變既下宜從先漢不可苟革朝廷善之卒不復焉尚書令楊彪見曹操專朝惡之操誣彪與袁術通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誅之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爾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理出彪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

偽遂乃郊祀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荆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祀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陞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

謹案後漢書作輒去圖之

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

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惟責包茅

原注左氏傳桓公責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時楚僭王不責

其僭祇責職貢

王師敗績不書晉人

原注公羊傳王師敗績于茅戎孰敗之蓋

晉敗之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前已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

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

原注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

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而案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異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過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

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郤鼎在廟章孰甚焉原注左氏傳取郤大鼎于

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郤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勢可見

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

王祗薨帝傷其早沒欲為修四時之祭以訪于融融對曰

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

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懷王臨淮公

謹案後漢書作齊哀王臨淮懷王此據後漢書注改竝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

明四帝是也原注梁懷王揖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榮武帝兄也為皇太子四歲廢為王坐侵廟墻地自殺齊懷王閔武帝子昭帝異母兄立八年薨臨淮公衡明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未

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為諸

在沖亂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祭祀

禮畢而後絕之至于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

之法所未敢處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

操子丕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

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爾

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

貢楛矢原注國語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丁零盜

蘇武牛羊可并案也原注漢書蘇武使匈奴單于徙北海上丁零盜武牛羊武遂窮厄時

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頗書爭之多侮慢之辭原注融集與操

書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

宜椽堂叢書

續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
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
其主非引厄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
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
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
徒著功于漢屈原不舖糟歎醜取困于楚由是觀之酒何
負于政哉又書曰昨承訓荅陳二代之禍及眾人之敗以
酒入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
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
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
急者疑但惜穀爾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
非以込王為戒也

宕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
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
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帝嘗特見光祿勳山陽郗
慮及融問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
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短

長以至失和未幾慮遷御史大夫承望操風旨以微法奏

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故以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

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

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弊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

故鼂錯念國遘禍于袁盎原注漢書鼂錯為御史大夫摘

三十四章諸侯謹譁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袁盎素屈

不好鼂錯乃說上斬錯以謝七國錯衣朝衣斬東市

平悼楚受譖于子蘭原注史記屈平為楚懷王左徒上官

而作離騷其後秦惠王使張儀詐楚令絕齊欲與懷王會

懷王欲行屈平諫懷王子蘭勸王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

後因留懷王竟死于秦子蘭復讒屈平于頃襄王彭寵傾

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于宗馮原注後漢書朱浮與彭

寵遂反宗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

馮事見前注

宜稼堂叢書

廉蔣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

不問伯升之怨

原注後漢書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引過而已不敢為伯升

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當收舊

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

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于鄭元又明司

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

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

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搆孤為

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

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

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

以厚于見私信于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

前者黜退權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

求賀

原注國語宣子言韓厥于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韓厥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

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

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于輕弱薄

劣猶昆蟲之相齧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

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

原注左氏傳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

命名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

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
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
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性既遲緩
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
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原注史記荆柯嘗游
榆次與蓋聶論劍蓋
聶怒而目之荆 **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子產**
軻遂駕而去 原注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
謂人心不相似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或**
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
令酒酸也原注韓子宋人有沽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謹
為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閭
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邪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 **至**
焉令孺子懷錢挈壺往沽狗迎齧之所以酸而不售 **于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爾**原注韓子齊有
居士田仲宋人
屈穀往見之曰穀問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
瓠之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
也凡貴于樹瓠者為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
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剖而斟吾無以此瓠為也將棄

之今仲不恃仰人而食亦 **它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郗為**
無益于人亦堅瓠之類也 **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穀不輕公叔之升臣也**原注
左氏
傳趙衰曰卻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
卻穀將中軍 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
諸 **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原注禮記
滕成公之
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 **况恃**
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舊交而欲自外于賢吏哉輒布腹心脩好如初苦言至意**
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
後進及退閒職賓客日盈其門嘗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
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
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融聞人之
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

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旣積嫌忌而郗慮復搆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于宋有天下者何必耶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旣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荅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幼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

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荅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哭而止或言于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曹丕淡好融文辭歎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表文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

原注蔚宗論曰

昔諫議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終之規啟機于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凜凜焉皜皜焉脂習者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園卽利字五丸反

字元升京兆人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

子西遷及東徙許昌習常隨從與孔融親善操爲司空威望日盛而融以故舊意書疏倨傲習常戒融剛直取禍宜改節融不從及融被誅許下莫敢收視而習獨往撫尸而哭之曰文舉捨我死我當復誰語安用生爲哀動一市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尋以忠直見原居許東土橋下後見操操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問其居處賜穀百斛黃初中嘉其有欒布之節拜中散大夫年八十餘卒

議曰黨禍之酷東漢風節寢衰建安間大抵多患失畏死貪叨無恥之人往往朋姦扇盜相與穿窬主家皆奴才也故操得逞其谿壑自以爲姦人之雄獨孔融堂堂山立瑰偉正大海內厭服英豪歸仰巍然以風節自持爲漢家四百年元氣其視沓鄙猥瑣之操區區偷兒耳融不死漢不亾是以操亟圖之其高風義概百世之下猶足以興衰激懦使亂臣賊子懼焉況當世之人哉故議者謂操之不敢自取陰界之不融之義有以懼之也

傅彤義陽也將兵從昭烈伐吳張南馮習敗績于猊亭昭烈退入魚復彤斷後拒戰兵人殲焉吳將諭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以子僉爲左中郎後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魏大舉入寇詔僉將兵守關口魏大將軍鍾會使胡烈攻之初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令人代之使助僉守關城舒懷怨忿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城全爲功委城出戰

若喪師失守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舒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眾出僉以爲戰也不設備而舒迎降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晉泰始五年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爲劉備戰亾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其免爲庶人賜穀帛以旌其忠

程畿字季然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漢昌長巴西太守龐羲欲謀叛璋使畿子郁誘畿畿不從羲謀遂寢語在璋傳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昭烈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隨昭烈征吳大軍敗績沂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爲敵走況從天子

而見危哉追兵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眾大至共擊之乃死

北地王諶末帝太子璿之弟也景耀二年封北地王魏大舉入寇鄧艾破諸葛瞻于綿竹末帝將從譙周策降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末帝不從遣鄧良奉書送璽綬降于艾是日諶哭於昭烈皇帝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皆爲泣

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之子也初亮在南陽黃承彥者高朗開列爲沔南名士謂亮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亮許諾卽載送之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

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後生瞻初亮未有子取兄瑾之子
 喬養之喬字仲慎與兄恪俱有名于時論者以為喬才不
 及恪而性業過之及亮求喬為嗣瑾啟孫權遣之拜駙馬
 都尉隨亮至漢中亮與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
 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
 弟傳于谷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謹案蜀志喬隨亮至漢中
 建興元年卒與此同考亮以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喬既隨亮不得云元年卒疑當作六年子攀官至行護軍
 翊武將軍諸葛恪見誅于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瞻故攀
 還復為瑾後亦早卒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
 已八歲而聰明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爾年十七尚
 公主拜騎都尉明年為羽林中郎將累遷射聲校尉侍中

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穎悟過人強識博學幼工書畫
 蜀人追思亮而愛其才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
 建倡百姓皆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聲譽大盛景耀
 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董厥共平尚書事
 時宦人黃皓亂政于內而姜維黷武于外瞻深憂之與厥
 及樊建謀以閻宇代維啟帝不從六年冬魏鄧艾自陰平
 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拒之至涪尚書郎黃崇勸瞻宜
 速行拒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崇再三言之至于流
 涕方進兵而艾已長驅而前破瞻前鋒瞻退住綿竹艾遺
 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
 臨陳死時年三十七原注于寶曰瞻雖志不足以扶危勇
 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

父之志忠。瞻長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孝存焉。瞻長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何用生為？策馬冒陳而死。黃崇亦死之。崇權之子也。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炎興二年徙河東。晉泰始五年，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可隨才署吏，後為郿令。

議曰：嗚呼親王義兼臣子，國有難猶當死，義以先諸臣先王所以封建宗子而固維城也。西漢之亡，獨劉更生諄諄勸戒，掩曖而卒。其餘諸侯稱說符命，勸進于莽者以千數。故莽晏然盜國，坐追虞黃，未聞一人獨不從而死之也。東漢之亡，封國亦既盡，除墮姪祝允、劉氏無噍類，故操不居然為西伯舜禹，未聞一人獨從容就義而死之也。惟朔易

一遐孤與隆中一草茅士，素無封爵，不階尺土，一民萬折而與操爭肉，薄血并者三十餘年，力竭而繼之以死。及其遂亡，昭烈之一孫孔明之一子及孫慨然赴義，與國俱滅。巍巍義烈，高視兩京，五百年所無有也。壯哉，諶也。末帝為有愧矣。勇哉，尚也。過夫瞻矣。僉父子及畿付一死，得其所哉。

道光癸卯重陽日，遇戊桐鄉沈炳垣燈下校讀俗

諺云：重陽戊遇一冬晴，是日逢戊寅，并記之。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一

謝道韞嘗戲其夫曰

未聞卿家婦人

亦有此才也

道韞曰

嘗聞人說

謝道韞

才情

自與

謝道韞

才情

